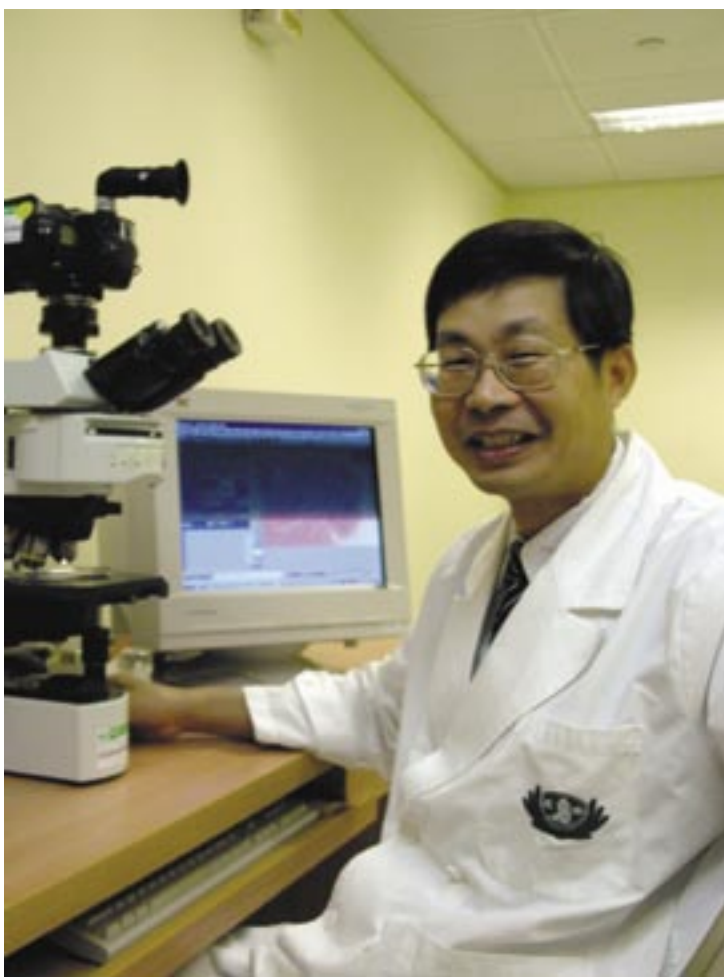


漫談我的成長與醫療

文 / 曾志恩 大林慈濟醫院病理科主治醫師

我是四年級生，幼時生長於雲林鄉下，記憶中對醫療的第一個印象是，未上小學前，有一次衛生所人員到村子裡為小朋友作寄生蟲防治，村裡未上小學的小孩全被召集至村子大廟前的階梯上坐下，有糖果吃，當然也吃了打蟲藥，隔天大便在地上，果然有幾隻直直的蛔蟲在米黃色的糞便裡，之後召來家中大白狗收拾現場。

由於居住地靠海，雖然家中並不富裕，平常還是有魚可吃，曾有幾次被魚刺哽住喉嚨的經驗，這時的危機處理是立即吃下大口飯再加上大口湯，通常這樣就可解決問題。可是也有幾次疼痛不止、痛苦難嚥的經驗，這時會去找外婆，因為外婆家供奉一尊我們從小就很尊敬、很神的一尊神。照例外婆會拿著一張長方形的金紙在神案前唸唸有



詞，之後跺腳，用手指在金紙上畫一個符，然後端來一碗白開水，將此金紙燒了，殘存的黑色紙灰混入白開水用食指

擣一擣，我就把它給喝下。這種符水冰冰鹹鹹的，令人有種作嘔的感覺，幾天後果然就不痛了。印象中，這種治療方式，好像沒有失靈過。

還有一次和左鄰右舍的孩子互相追逐，追逐至一個轉角時，一轉彎，突然一隻大狼狗大吼一聲向我瘦小的身軀撲了過來，當場把我給嚇呆了，還好一扇鐵欄杆擋住它，隔壁的大嬸見狀立即跑過來安撫我，叫我不怕，只要喝下一碗壓驚水即可。這時只見大嬸拿了一個小瓷碗，舀了半碗地下水，再到大狼狗那兒，抓住它的尾巴毛在碗裡搖三圈，然後令我把它給喝了，我照辦，只見清澈冰冷的水中漂浮著些許細沙粒，寧願相信裡面沒有混雜狗屎或寄生蟲！

記得小時候村子裡有幾個乩童，其中一個離我家很近，母親有事偶而會去請教她，她是五爺公的靈媒。有一次聽說她罹患胃癌，我與母親前去探望她，順便請教五爺公一些事。到了她家，只見她全身瘦弱，奄奄一息的蜷曲著身軀躺在竹床上，母親先是上前問候，之後問起家裡不解之事，只見她慢慢起身，困難的走到隔壁神明廳神桌前「起檔」，吃力的跳起五爺公的舞步，解答了母親的疑惑。幾天後，她往生了，真是盡忠職守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啊！這樣的經歷，在我後來在急診室處理無望的病人時，常讓我想起以前的那一幕，提醒

我務必扮演好此刻的責任，盡量做到讓死者甘心，生者安心。

國中時我住校，吃學校伙食。約一年後，發現兩側下肢逐漸對稱性水腫，終至舉步維艱，告病在家。母親心疼我的不適，為我至廟裡求得秘方一帖，用神案前香灰混水塗抹雙腳腫脹處，再以蓖麻葉包裹住。就這樣，每天裹著香灰腳，坐在家裡大廳看書，等待水腫消退。那知一週過去，毫無起色。父親只好騎車載我到一家診所就診，注射了一劑淡黃色針劑，之後藥到病除，下肢水腫逐漸消退，數天後，恢復正常，回校上課。雖然至今我仍不知道醫好我腳氣病的是合格醫師或是密醫，但永遠心生感激。

我家是個大家族，再加上親朋好友，人數確實不少。時代不一樣了，老一代的靈媒業已凋零。因我本身工作的關係，常會接到各種醫療問題的諮詢電話。我常想，按照鄉人以前的運作模式，逢事必透過靈媒請示神明；如今的我，真有點像新一代的靈媒，必須為眾多親友的各种醫療問題指點一條明路，只是我讀了一些醫書，思考方式略有不同而已。或許大家會問那背後的神明在哪裡？想想看，不就是我們大林慈濟的醫療團隊嗎！

